



Walden

瓦尔登湖

[美] 亨利·戴维·梭罗◎著

张敏杰◎译

美国自然文学的典范

权威全译 世界经典名著

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时的记录。大到四季景色变化，小到两只蚂蚁的争斗，均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，并且描写不流于浅表，有着博物学家的细致入微。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

瓦尔登湖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张敏杰 译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瓦尔登湖 / (美) 梭罗著; 张敏杰译. -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555-0501-3

I. ①瓦… II. ①梭… ②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2143 号

瓦尔登湖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 |
| 译 者 | 张敏杰 |
| 责任编辑 | 董美鲜 |
| 装帧设计 | 盛世博悦 |
| 出版发行 |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|
| 社 址 |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|
| 电 话 | (0471)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×1092 1/16 |
| 字 数 | 230 千 |
| 印 张 | 21 |
| 版 次 |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—5 000 册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555-0501-3 |
| 定 价 | 28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

目录

经济篇 / 1

补充诗篇 / 79

穷困的托词 / 81

我生活的地方；我为何生活 / 83

阅 读 / 101

声 音 / 113

寂 寞 / 132

访 客 / 143

种 豆 / 158

村 子 / 171

湖 / 177

贝克田庄 / 204

更高的规律 / 214

禽兽为邻 / 227

室内的取暖 / 241

旧居民；冬天的访客 / 257

冬天的禽兽 / 272

冬天的湖 / 283

春 天 / 298

结束语 / 318

经济篇

下面这些文字，是我独自享受孤寂生活的时刻写下的。在广袤的森林里，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，在瓦尔登湖的岸边，在我亲自建造的木屋里。周边 1 英里的距离之内，没有任何一个居民存在，在这个地方，我能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双手，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。在那个地方，我待了两年零两个月。但是眼下，我却像一个过客似的重返这个匆匆忙忙的文明世界了。

倘若不是那些市民们使尽浑身解数地打探我在那里生活的状况，我根本就没想过要用个人的事情去占用读者们宝贵的时间，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有些冒昧。有的人认为我的生活方式有些怪异，可是于我而言并没有什么怪异的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认为相当自然，而且合乎情理。有的人问我一些吃些什么，有没有觉得孤单，会不会觉得害怕的问题。此外，有的人感觉非常好奇，他们想了解我为慈善事业捐献了哪一部分收入；还有的人，或许是因为家里的人口比较多，所以想了解我抚养了几个穷苦的孩子。在书中回答上述一类的问题时，我请求得到那些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兴趣的读者予以原谅。在很多书中，我都避免使用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字来创作，但是本书是使用了的；这

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“我”字使用得很频繁。实际上，不管是什么书，都是在以第一人称说话，可是我们却经常忘记这一点。假如我对人非常了解，假如我了解别人比了解自己更多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如此频繁地说我自己了。不幸的是，我的阅历尚浅，只能谈论这样一个主题。可是，无论哪一个作家，我对他的要求都不单单是写出他听说过的其他人的生活，还要求他早晚能够简洁而诚挚地将自己的生活也写出来，写得像他在遥远的地方寄给亲人的一样；我始终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生活得诚挚，那他肯定是在远方生活着。下面这些文字，对于清贫的学生来说，也许是非常适合的。至于其他的读者，我觉得他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的。毕竟，不会有人削足适履；只有适合自己的的衣履，对一个人来说才是实实在在有用处的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并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的传奇故事，我要说的是我的读者的事情，也就是你们的事情。我要说让我来说说你们在新英格兰生活的遭遇，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，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的我们，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？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？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；无论在店铺、在办公室，抑或在田野，我到处都看到，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，从事着成千种烦冗的惊人的苦役。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，坐在四面火焰当中，眼睛盯着太阳，或身体倒悬在烈火之上；或侧转了头望青天，“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，更因为脖子是扭转了的缘故，所以除了液体，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人的胃囊中”；或者，用一条铁链，把自己终生锁在一株树下；或者，像毛毛虫那样，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；

或者，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端——然而啊，即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，更使人心惊肉跳。如果把赫拉克勒斯从事的12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，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，因为他一共也只有12个，做完就完了，可是我还从未曾见到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，也不曾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。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那样的勇猛的手下赫拉克勒斯，他用火红的烙铁来灼杀那个九头怪——要知道，这个怪物的脑袋被割去一个就会立刻长出两个来。

我看见年轻的人，我的邻居，不幸的是他们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、庐舍、谷仓、牛羊和农具；不幸的是得到它们倒是容易，但要摆脱它们的束缚却困难得多。我以为，他们倒不如诞生在一个空荡荡的牧场上，只有狼来给他们喂奶，这样他们或许会洞悉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贫瘠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是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呢？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60英亩田地的供养，而更多人却命中注定了只能在尘土中啄食？为什么他们刚刚来到这世界，就得自掘坟墓？他们想像一个人一样活下去就必须承担这里所有的艰难，一个劲儿地做工，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。我曾遇见过多少个永远也得不到解脱的可怜的灵魂啊！在生命的重负之下，几乎要窒息了，他们在命运里蠕动，好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75英尺长、40英尺宽的大谷仓，一个从未打扫过的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牛圈，还有那些上百英亩土地，除了锄地、除草，还要放牧和护林！就是这样吧，其他那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，固然没有这种祖上传下来的好家业得以坐享其成，却也不得不为了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，卑微地挣扎着活下去，拼命干活。

人毫无目的地在这个错误中生活着。时间是个铁犁，它犁开了土地，泥土很快就会将强壮美妙的肉体覆盖起来，使其变成肥料。有一本经书中这样说过：每个人都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命运掌控着，人们将它称为“必然”，人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，被飞蛾蚕食和锈霉侵蚀，甚至还将卑鄙的盗贼招来。这是一个蠢笨的生命，食古不化，在他们将要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们终究会知道这是一个谬误。听说，杜卡利益和彼尔在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仅仅是将随意拿起的石头扔到背后而已。下面的描述就是证据：

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，
历尽千辛万苦，
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。

后来，罗利也吟咏了两句很有影响的诗歌：

人心经石之变，一起陷入生存艰辛的沉默，
怎样证明，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。

人们盲目地信任着这错误的神示，然而他只是头也不回地把石头扔到身后，根本不管他们落到了哪里，看也不看它们。

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，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，大多数人满载着虚构的忧虑，没完没了地干自己的粗活，却采集不到生命的美果。操劳过度，使他们的拇指变得粗糙笨拙、剧烈颤抖，又

哪来什么美好生活可享受呢。真的，劳动的人，一天又一天，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的身体真正地完整无损；他甚至无法维持自身与周遭人的关系；他的劳动，一到市场上，总是跌价。除了做个机器，他没时间来做别的。他怎能了解自己的无知呢？在评说他们之前，我们理应先让他先穿暖、吃饱，用我们的良心激情使他恢复健康，而不是去剥削他们。我们天性中那些最优美的品格，就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，必须小心谨慎、时时警惕才能保存下来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人与人之间从不曾如此这般温暖地相处过。

大家都清楚，在读者中，有些人很贫穷，感觉生活非常困难。有的时候，甚至连喘一口气都很难。我非常确信，在本书的读者群中，有些人是吃不饱肚子的，更没有钱去买一件得体的衣服，很难得有一点空闲的时间，读了几页书，时间都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。这些人的生活是多么的卑微和躲躲藏藏啊！这样窘迫，我早就在世俗之中看透了。你们常常进退维谷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取舍，都想做一笔成功的生意来偿还自己的债务；你们在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潭中陷落，拉丁文中的 *aes alienum*——他人的铜币中，这个泥潭就是这些散发着铜臭味的金属铸造而成的；就是在他人的铜币中，你们生存、灭亡，最后被埋葬；你们许诺明天就清偿欠债，明天……但是今天来了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但是欠债仍然没有结清；你们祈求照料、同情，想尽了办法总算没有被抓进牢房；你们说谎、阿谀奉承、投票，将自己压缩到一个方方正正的硬壳里，抑或是为了鼓吹自己，伪装出一个慷慨豪放的形象，目的就是博取邻居的信任，以获得为他们做衣服、鞋帽、车子，甚至是代购食物的机会；就这样，你们把钱藏在一只破旧的箱笼里，

或者是把钱装在袜子里，藏在污秽的墙洞里，又或者将钱塞在银行的砖屋里，心里感觉平静了。但是你们不明白，无论藏在何处，无论钱的数目多小，无论怎样因为担心生病无钱治疗而想方设法攒钱，最终反倒是将自己给折腾得病倒了。

我感到十分惊讶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这般轻率，居然实行罪恶昭彰的奴役制度从外国贩卖黑奴。有那么多贪婪的暴虐奴隶主，娴熟地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。南方的监守人刻毒势利，北方的监守人更坏，然而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狠辣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还谈什么人的神圣！看大路上的赶马人，日夜不停地向市场赶路，在他们的内心里，残存着怎样神圣的思想呢？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！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？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吗？他们有何神圣，有何不朽呢？请看他们匍匐潜行的身影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的神态，神圣和不朽离他们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东西！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，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。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，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。正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，决定了此人的命运，指向了他的归宿。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，为何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来促进这件事情呢。再请想一想，这个大陆上的女人们，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，说是为了临死的时候用，她们不懂什么才是自己的命运！仿佛这时间永远也消磨不掉。

很多人都在宁静地过着各自让人感觉绝望的生活。人们说的听天由命，就是根深蒂固的绝望。从绝望的城市到绝望的国家，你得靠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气来安慰自己。甚至在人类所谓的运动与娱乐之下，

也隐藏着一成不变的、无意识的绝望。其实，那不是娱乐，因为它是劳作的结果。它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而又不铤而走险的特征罢了。

用回答教学法的话来说，当我们考虑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，什么是生活的真正需要，什么是生活的手段的时候，看来人们似乎是故意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对它的偏爱超过对其他的生活方式。可是，同时他们又坦诚地认为，除了这便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可是健康清醒的人都明白，太阳终古常新。如果你想抛弃偏见，无论何时都不会太迟。不论是多么古老的想法或做法，只要缺乏佐证，都不足信。今天人们随声附和或默认为是真理的，或许明天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，好似烟云般的想法而已，而有些人却曾将这烟云奉作能够为田园普降甘露的雨云。古人说你做不到的，你试过之后却发现能够做到。古法施于古人，新法施于新人。古人或许由于知识贫乏，不懂得添加新燃料来促使火焰燃烧不熄；新人在罐子下放一小块木柴，便能让它如同飞鸟一样掠过天空。正如俗话说的那样，“气死老头子”。作为导师，年迈的未必比年轻的称职，甚至还不一定能比得上年轻的，因为他们虽有许许多多的收获，但也损失过更多更多的东西。几乎人人都怀疑，最聪明的人是否能单凭活着就可以获得任何有绝对价值的知识。实际上，老年人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劝告可以给年轻人，正如他们必然会承认的那样；他们的个人经验是那么片面，他们的生活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又是那么令人沮丧的失败。或许是由于他们还残留着某些信仰的缘故，他们的经验具有某种假象，其实，他们只不过是没那么年轻罢了。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大约 30 年了，我还从未从长辈那儿听到过任何一句真正有价值的忠告，甚至连句真诚的劝告

都没有。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，或许他们也无法诚恳地告诉我任何事情。生活就在这儿。可以说它是一项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试验。他人的尝试对我并无裨益，除非我亲自实践。倘若我有任何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的话，我肯定会想到，我的导师根本就沒跟我说过这些。

有一个农民对我说：“只吃蔬菜是行不通的，蔬菜无法将你的骨骼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提供给你。”于是，他每一天都会虔诚地拿出一些时间，以便获得他的骨骼需要的那些养料；他一面说话，一面跟在耕牛后面走着。这头耕牛，用蔬菜供养了它的骨骼，来拖着他和他的木犁向前走，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阻止。

某些事物，在某些场合，比如在最无奈的病人们中间，是生命的必需资料，然而在另一些场合，却成了奢侈品，倘若再换了另外的场合，或许这些就是闻所未闻的东西。

在一些人看来人类生命的全部，无论在高山之巅或低陷之谷，都已给先驱者走遍，所有东西都关注到了。按照伊夫林的话：“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制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；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，你过多久可以到邻居的田地里收集橡实而不算偷盗，并曾规定必须多少份额理当归属于邻居。”希波克拉底对我们如何剪指甲都留下了秘方，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，应与指头等齐。毫无疑问，那种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全都消耗殆尽的乏味和郁闷，就如同亚当一样古老。然而，人的力量还从未被彻底估量呢；我们不能根据先例判断人还能干什么，人做得实在是太少了。不论你以前曾经历过怎样的失败，“别因此一蹶不振，我的孩子，谁能指派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情呢？”

我们能用一千种简单的实验来衡量我们的生命。例如，同样一个

太阳，不仅将我的豆子晒熟了，而且也将和我们的星球一样的星系照亮了。倘若我能将这一点牢记，那我就能避免犯下一些错误。例如，我在晚间锄草。数量众多的星星是无比神奇的、三角形的尖顶！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有许多距离遥远的不同的物种却会在相同的时间凝视着同一个东西！就同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体一样，大自然和人生同样是变化万千的。谁知道生命会提供怎样的未来给另外一个人呢？难道说在一瞬间借助彼此的眼睛来互相观察不是最大的奇迹吗？我们本应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历经每一个时代；没错，甚至去过每一个时代中的整个世界。历史、诗歌、神话！——我明白品读他人的经验不可能比品读历史、诗歌和神话更让人觉得诧异。

只要是我的邻居认为是好的，我心里恰恰感觉不好。于我而言，倘若我感觉后悔，那非常有可能是我很好的行为。有什么魔鬼附了我的体，令我的行为这么善良？老年人啊，有可能你说了你认为最具智慧的话，你在世上活了七八十年了，获得了一种荣誉，但是我听到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声音，让我从这种生活中脱离出来。新一代的人摒弃前一代的功绩，就像舍弃搁浅的破船一样。

我想，我们可以相信很多东西，哪怕我们实际上并不相信也无关紧要。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能放弃多少，而在别的地方诚实地给予一些关怀。大自然不仅可以适应我们好的地方，而且也能够迁就我们的弱点短处。一些人没完没了的焦虑几乎成了难以医治的疾病。我们生性就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，可是有多少工作我们根本没有去做！一旦我们病倒了，又该如何呢？我们多么谨慎！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，我们尽可能避免它，白天时时刻刻保持警惕，到夜晚违心地

祈祷着，然后把自己托付给各种摇摆不定的命数。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周到和真诚，崇敬我们的生命，而拒绝各种变革的可能。我们认为，这就是唯一的方式；可是从圆心能够画出无数条半径，而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一切变革都是一种思考的奇迹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能够变成奇迹。孔子说过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只要有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理解的事实，我敢说，他最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营造起他自己的活来。

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我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又是些什么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什么，有多少需要我们费心对付，或者至少小心对待。虽然生活在表面文明的社会中，倘若我们能过一种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，还是有益处的，这样就知道生活必需品是什么，及如何才可以得到这些必需品，甚至翻一翻商人的旧流水账，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，储存什么，也就是说，最粗糙的杂货是什么。虽然时代在演进，但是并没有对人之生存的基本法则产生多少影响，好比把我们的骨骼，同我们祖先的骨骼放在一块儿，大概是很难区分出来的。

所谓生活必需品，从字眼上讲，是指所有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获得的一切；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，或者长期使用成为必需，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如此举足轻重的意义，即使有人尝试着不要它，无论是出于野蛮还是贫穷，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，都很难做到。对许多人来说，生活必需品只有食物这一种。对大草原上的野牛来说，只需要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冷水；另外也就是在森林或者山荫处寻找栖身之处。野兽的生存，只需要食物和栖身。但人类，在

这种气候条件下，他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分为：食物、住宅、衣服和燃料；除非确保这几种东西，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、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，更别说谈什么享有自由与奢望成功了。人不仅发明了屋子，还发明了衣服，发现了熟食；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度，后来渐渐知道使用火，起先以为它是奢侈品，渐渐习惯之后，烤火取暖最终也成了必需品。我们看到，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。居住得当，穿着得当，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，倘若我们住得太暖、穿得过厚，或烤火烤得太热时，外部的热量比我们体内的热量更多，岂不是说在烹制人体了吗？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及火地岛的居民时说，当他们（他自己一伙人）穿得严严实实围火而坐，尚且不觉得热时，而那些赤身露体的土著人待在老远老远的地方，使人感到惊诧不已的是，他们“距离火焰这么远烘烤得竟然汗流浹背了”。同样，据说新荷兰人光着身体走来走去安然无恙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在发抖呢。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和文明人的睿智，难道不能媲美吗？按照李比希的说法，人体是一只炉子，食物即燃料，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。天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，天热的时候我们吃得少。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，一旦内燃过快，疾病和死亡便会不期而至；或者由于燃料没有了，或者由于通风装置出了毛病，火就会熄灭。当然，我们不可以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，但是作为比喻却是再恰当不过的。所以，从上面的陈述来看，动物生命这一说法和动物体温这一说法几近相同：食物，被视为内燃的燃料——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，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，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——住处和衣服也只是留住由燃料产生和吸收的热量。